



过年三味

胡启涌

腊月到，梅含笑。盼了整个冬天的梅花，抵不住暖阳的撩拨，热热闹闹地绽放枝头。花开人笑，喜鹊闹春，人们开始忙着碾米、推磨、舂碓，准备过年的“三味”美食，就是老家人常说的：“过年三味人人夸，一酒二粉三米花。”

煮米酒

进入腊月，风风老家的人们就开始张罗煮米酒了。老家的人总把酿酒说成煮酒。老祖宗传下来的“密招”是煮酒的第一步就是煮饭，米饭煮不好全盘皆输，煮好了胜券在握，这就是煮酒的理由。煮酒用的糯米要用温水泡上半天，泡得饱满鼓胀后才倒入笊箕中沥水。沥干后又倒入木甑子中用猛火蒸熟，当热气化成水珠，顺着甑盖滴落铁锅上，发出“啾啾”的声音时米饭便熟了。趁热起锅后，又把糯米饭晾在簸箕里散熟，避免米饭粘成团。

米饭冷却后就是拌酒曲，要边撒边搅，搅拌均匀。把米饭揉成一堆堆放在木盆里后，用拳头在米饭堆正中挖下一个酒窝，就用稻草和棉絮实实在在地盖住木盆，放在一口大锅里进行发酵。整个过程要干净利索，千万不要沾一点盐和油，不然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灶膛里要保持恒温，不需要度计，老家的人只需将手伸进灶膛里，就会把酿酒的温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当米酒的香气在甑子里弥漫开时，酒窝里已渗满了乳白色的酒水，

用指头蘸上放在嘴里尝尝，味道是不容置疑的纯正，完全可以直接装缸。

家中有了缸甜糯的米酒，春节的日子丰富多了。有客人来，主人喜滋滋地从缸里舀出一碗米酒，倒入水沸腾着的锅中，加上几个鸡蛋，当絮团般的糯糕欢快地散开后，甜米酒煮鸡蛋的美食便出锅了。或是用米酒煮上一碗汤圆，软软的，糯糯的，更是大家喜欢的绝配美食。

绿豆粉

老家的水田大都集中在群山环绕的坝子里，太阳晒半天阴半天，适合当地短粒水稻的生长，这种水稻做饭香气浓，磨浆韧性强。老家还生产一种小粒绿豆，通常种在田边土角，成熟较晚，产量却高，两者是制作绿豆粉的上好材料。

绿豆粉是老家春节期间待客的“方便面”，要在腊月备好备足。先将小粒绿豆去壳成瓣，与短粒大米一起浸泡8个小时后，才用石磨进行加工。老家的石磨是用人力推拉，推磨时两人手握“T”型磨杆，发力同步，伸缩一致，不能用力太大，转速快了会影响出浆质量。添料的人要眼疾手快，将粉料准确地舀到运转的磨眼里，配合默契，无缝对接。在“叽嘎叽嘎”的节奏中，泛绿的米浆从石磨磨间渗出，顺着磨槽流入下端的木盆里。

一切就绪后，就进入了“炕”绿豆粉的程序。燃料最好是稻草和秸

秆，灶火要保持不温不火，浅浅的火苗沿着锅圈燃着，铁锅的受热才均衡适度。掌瓢的妇女系上围裙，满满仪式感地站在灶台前，左手用木瓢舀上适量米浆，右手用棕刷蘸上猪油满锅抹上后，将米浆顺着锅沿绕上一圈，甬用一个木质的薄铲，快速将米浆均匀地铺在锅里，两手几乎同步，动作一气呵成。米浆的水分散去后，经过不停地翻面、烙烫、转弄，一张香喷喷的绿豆粉薄饼呼之欲出。起锅后将绿豆粉卷成筒，用菜刀切成手指宽的节状，一排一排地摆放在笊箕里，以整齐的队列步入春节。

老家的手工绿豆粉韧性佳，春节期间用萝卜汤煮一碗，配上小勺猪油、几颗脆哨、几节葱花、一勺豆豉辣椒，是招待客人的特色美食，吃后让人满口生津，直呼痛快。

米花

风风人有喝油茶的习惯，春节期间与油茶联袂出场的是米花、养皮、黄饺、炒米等，米花是绝对的主角，像一朵颗饱满的向日葵，“绽放”在餐桌正中。米花的制作简单，将糯米煮到七分熟后，舀到圆形的竹编米蒸器中，趁热用手掌反复压实压匀，定型后拿上饱蘸“把把红”的画笔，描上一圈一圈的花纹，神韵逼真，让人顿时明白米花的叫法是具象化的。

腊月里少有晴天，人们就用柴火烘烤米花，干透后才存放在家里，食用时拿出来用油煎。米花遇见高温的

菜油，就像花儿遇见春光，以最快速度盛开，在油面上荡来荡去。出锅的米花脆得娇气，稍有闪失就会弄碎成一些小块，这种只好留着平时食用，不能直接上桌待客。不管费多大的劲，每户人家都要完成一块完整的米花，待客时好把破碎的米花放在盆底，再将完整的米花盖在上面，上桌时才美观、大方。

食用时，如晓礼节的客人把完整的米花掀起，拿出下面零碎的米花吃。油煎的米花脆，嚼时的声音挺响，为了避免尴尬，赶快喝上一口油茶汤，两者在舌尖相遇后声音就没了，交融一起奔向味蕾。热情的主人将零碎的米花泡在客人的油茶汤里，米花遇见茶汤就会一呼百应地膨胀，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茶汤糊。用餐后，主人就会把完整的米花收好，用塑料袋子包好，下次有客人来再用米捧“门面”，这是老家的一种礼数，是对客人的尊重。

这块完整的米花，寄寓着一家人团团圆圆，要让它在整个春节都保持完整。春节结束后，一家人再次围坐桌前，郑重地把那块米花放在餐桌上。家中的长辈便用筷子对着米花的“花心”轻轻一戳，“噼噼”的声音好像一块暖阳中的薄冰，随着几道裂缝化成许多小块。大家吃了这些米花后，披着催人的春光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为下一年的团聚再出发、再努力。于是，一家人尽情地吃起来，那声音就像窗外赶路的春风，步履细碎，窸窣有韵。

黔山关



贴春联 (外二首)

谢国蕾

轻启新年的扉页  
传统在纸间流淌，年味在心间弥漫  
除夕上午，时辰刚好  
春联，贴上便是春的预告

岁岁年年福不断  
新桃旧符换人间  
贴福字，贴的是人间情长  
福寿绵延

上联翩跹至右，下联悠然而居左

对仗间，是千年的规矩与洒脱  
横批高悬，承载吉祥  
一抹朱红，两行祝愿

拜年

归乡路，再远也不觉漫长  
一年一度，该拜年的长辈都要去到老屋门前，岁月轻唱

贴春联，贴的是传统  
烟火里的期盼  
贴的是年，岁末的温暖团圆  
贴春联，贴出一个欢喜年

熟悉的笑容，温暖如阳光  
心安，又见年迈的身板无恙  
儿时的往事，总是替你记牢  
故人的回忆，也在这里读到一遍遍啊，听不厌，讲不烦

贴福字

新桃与旧符更迭间  
岁月轮回，时光又一年  
门楣之上，春意盎然

亲情如浓郁的酒  
在故乡的岁月里  
发胖飘香  
拜年一刻，  
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在风里悠扬

大门福字正贴，福正旺  
屋内福字倒贴，福气到  
旧岁悄然辞，新年迎面来  
美好期盼，如星辰璀璨

拜年，拜的是故土难离  
拜的是长辈安康，时光不老



除夕守岁

韦向东

天气由热变冷，雷公山上银装素裹，一年一度的春节快到了。每当这时，记忆里的老家乔洛村，炊烟便带着腊肉、米酒的香气，在吊脚楼的飞檐间缠绕。这座藏在苗岭深山中的苗寨，向来都是双重视觉的聚集地——苗年的芦笙、铜鼓还在耳畔回响，春节的红联已悄悄地贴上了木门。于我而言，最刻入骨髓的年味儿，始终藏在除夕守岁的时光里，从童年苗寨的鸡鸣破晓，到当下城市的午夜钟声，从未褪色。

春节的起源，像一条奔涌不息的巨龙，裹挟着千年的传说与烟火。有人说它始于虞舜时期的祭天盛典，舜帝登位那日率部下祭拜天地，百姓效仿，便有了岁首欢庆的雏形；也有人说它发轫于殷商的祭神祭祖，祈愿来年五谷丰登。说法各异，但都有一个指向：辞旧迎新，祈福纳祥。从上古的祈年祭祀到万年创历法定岁首，到民国时期正式定名为春节，再到2024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节日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时间节点，成为中国人心中最深刻的文化象征。

在众多春节习俗中，守岁无疑是最具仪式感的一环。西晋《风土记》中“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的记录，是这一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唐太宗曾写下“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的守岁诗篇。古老传说里：为了赶走会摸孩子头的“祟”妖，家人通宵亮灯不睡，其后演变成“守祟”与压岁钱的习惯；为了躲避凶猛的年兽，人们关门闭户、通宵相守，用鞭炮声驱散恐惧；人们总觉得祖先能感应到家，供桌上便烛火不熄、香火不断，守岁是对先人的敬重与思念。说到底，守岁是中国人对时光的对话，是对旧岁的惜别，更是对新年的期待。

我的老家乔洛村，是苗族村寨，从未缺席过春节的热闹。苗年的银饰叮当与春节的鞭炮声齐鸣，在村落的沟壑中交织成非凡的年龄。记得50年前，小时候的我对春节总带着一种纯粹的期盼：盼着能吃上软糯的米粑，盼着年夜饭桌上偶尔的鱼、肉，盼着能穿上一件新衣裳。而这期盼的顶点，便是除夕守岁。与如今人们熬夜到零点不同，我们苗寨的守岁，是一场酣眠后的苏醒。父母会提前叮嘱，除夕夜要早些睡觉，等到鸡鸣两遍，天准备亮时，便是守岁的关键时刻。

记得那时，窗外的鸡鸣声刚过第二遍，父亲便会点亮马灯，唤醒睡眼惺忪的我们。我和哥哥揉着眼睛，追随父亲来到家门口，他从墙角扛起那支符猎用的老旧火药枪，我则捧着一挂红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划破村寨的寂静，紧接着，火药枪“砰砰”地一声声巨响，惊醒山野间的鸟雀，也宣告着新年的到来。父亲说，这鞭炮和枪声，是为了驱赶那祟，也是为了迎接福祉。放完鞭炮，老妈会带姐去河边挑水，我则随哥到村寨边的山林里扛柴。那时候村里没有自来水，新年的第一桶水被称为“新水”，相传喝上“新水”能洗去身上的病痛；而扛回的柴谐音“财”，表示招财进宝。刺骨的河水冻得手指发红，扛柴的肩胛骨也被压得生痛，但想到这是在为新年祈福，我们浑身是劲。回到家时，老爸正在灶房忙着，糯米饭的香气和烧得红红的青杠炭的温暖，将室内填得满满的。一家八口人围坐在火坑边，听者们讲关于春节的故事，聊着一年的成果，温馨着呢。

岁月流逝，父母相继离世，我也走出苗寨，到城里工作。过去的木楼渐渐染上尘埃，因生产方式的改变，那支火药枪早已上交。城里的春节，照样热闹，却多了几分不熟悉。守岁的规矩变了，不是鸡鸣后的苏醒，而是熬到午夜十二点。除夕夜的客厅里，电视播放着春晚，家人坐在一块嗑瓜子、吃水果，刷着微信看祝福语。等到零点的钟声敲响，窗外便响起阵阵的鞭炮声，绚烂的烟花映照苍穹，却照不进我的内心，填不满那份空落。没了挑水、扛柴，没了火塘边的絮絮叨叨，两三个人围坐总找不到以往的那种仪式感。日子好了，再也无须盼着新年才吃上肉、穿上新衣，可那份简单的快乐，却仿佛随着童年的纯真一起离去了。

偶然会忍不住问，哪种守岁更好，是童年贫苦里纯粹的欢乐，还是如今宽裕中的些许孤独？是苗寨鸡鸣后的鞭炮声，抑或城市午夜的烟花雨？过去的团圆是七八个人环坐围炉，今天的团圆是两三个人对着荧屏。我既想留住童年的记忆，又想驱逐记忆里的悲楚。

但认真盘算，守岁的初心不曾有变。无论是魏晋时期的达旦不眠，还是村里的鸡鸣而起，无论是城里的午夜狂欢，抑或苗寨里的环炉夜话，守岁始终是团聚的向往，对幸福满满的憧憬。糯米粑香甜或许会淡去，挑水、扛柴的仪式可能会弱化，但那份对过年的热忱，那份对亲人的惦记与依凭，早就融入骨子里，化作生活中最温暖的底色。

一年除夕又至，我仿佛又听到了苗寨的鸡鸣，看到了老妈挑“新水”的身影。原来，守岁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记忆里的那份真情，是心底里的那份乡愁，是跨越千里、超越国界的合家团圆之愿。愿人间每个守岁的夜晚，个个都有人可念，有暖可依！



大年

胡德江

家乡有个年俗，守地。大年三十夜，父亲杀鸡供天供地供祖先，还要供猪头白白胖胖笑咪咪，一对大蜡照得红光满面。

母亲煮五谷，一碗一碗玉米、稻谷、小麦、大豆、高粱在地上一字排开，母亲一语道喜，春好地好，年年好收成。

母亲燃一笼熊熊的地笼火，守岁守地。地笼火红红旺旺，把堂屋照得火红通明。母亲说，三十夜的火，十五的火。把地笼火燃旺，一晚通宵亮，守年守岁，守好田地，一年到头旺。

母亲叫上一家老小围着地笼火，寓意一家子人守田坎地坎，向往来年好兆头。父亲自个儿坐在方桌边，抿一口酒，说一段心事，直到喝醉，突然破着嗓子喊一声：“有地。”有地是母亲的小名，不知父亲是呼唤母亲还是因守地而喊出有地，父亲又伸长脖子喊我们的乳名，母亲破着嗓子嚷：“魂魄啊。”

父亲不说话了，样子昏沉。母亲守着地笼火缝补衣裳，地笼火把大年三十夜照得火红通明，母亲的背影投放在地上，父亲的背影投放在墙上，长长的，斜斜的，延伸到土地的角落，直到天亮，迎来一个崭新的年。

多年以后，父亲不在了，母亲已是80多岁的老人。回家过年，已不见守地的父亲。大年守地，随时光慢慢淡化、隐退。

守地，在这大年的时光里，一个坐在地坎角落不易让人察觉的老母亲，愈发怀念土地，孤单守望在土地的边沿。

我陪母亲守地，也只有陪母亲小坐的一份闲心。电炉火不发光，不温不火的，不像当年母亲燃旺的地笼火把家照得火红通明。母亲一言不发，我静静看着母亲，母亲是老了，脸庞皱如树皮，白发蓬松如絮，眼脸呆滞无光，那个我们在地笼火上补衣裳的年轻母亲不见了。我握着母亲的手轻唤：“妈。”母亲无动于衷，好像沉浸在岁月的长梦里。我在她耳边大喊：“妈。”母亲回过神来，说：“快送饭去地坎，你哥哥（爹爹）地坎饿了。”我说：“你在做梦呢。”母亲说：“我没做梦，你哥哥还在岩脚犁地，我要去岩脚地。”

大年初一，母亲执意要去看岩脚地，我和妻子陪着。

出门时，我让母亲坐我的车，母亲坚持步行，甩膀子走碎步，不服老的样子。我跟随着母亲，一路上，母亲默不作声，额头渗出汗水，汗珠在皱纹里交织，变成一线线水纹，在黧黑褶皱的脸上浮动，像极岩脚的一条条地坎。母亲毕竟年老八十，我怕



大年

李刚

轻挽云岚，慢转更漏，闲数梅花。正椒盘呈瑞，桃符纳新；独袖春梦，人滞天涯。九域同春，千门结彩，一夜东风醒物华。凝眸处，看巷陌依旧，淡雾流霞。

爆竹声里，围炉夜话，笑语斟茶。任斗转星移，岁催鬓霜。世经荣衰，不改清嘉。禹甸根深，唐音泽远，总向玄泥育瑞芽。升平乐，喜人间烟火，聚念成家。

爆竹声里，围炉夜话，笑语斟茶。任斗转星移，岁催鬓霜。世经荣衰，不改清嘉。禹甸根深，唐音泽远，总向玄泥育瑞芽。升平乐，喜人间烟火，聚念成家。

她累坏身子，蹲下身子说：“妈，我背你。”母亲躲开我说：“好好走路。”大概走了40多分钟，终于走到岩脚。这时，母亲停住脚步，呆呆仰望地坎上那片林地，突然，母亲扑下身子，爬地坎。我慌忙搂住母亲：“妈，这地坎又高又陡的，你怎么爬呢？”母亲挣脱我，坚持扑下身子，脸皮贴着地皮，闭眼说：“来看一回地，可能是最后一回了。”

我眼热心酸。我成家那年，父母把岩脚地划分给我，算是给我一份家业。我说我有工作不该有土地了。母亲说，你虽然有了工作，但是你妻子是农民，是农民就该有一份土地。父亲在一旁补一句：“养家糊口，还得有地，有妻有小的了。”其实我知道，父亲母亲怕我成家却立不起家，有地才立得起家，有地才能顶天立地。

我们种了十来年岩脚地，春种苞谷，秋种油菜，都是父亲犁地，母亲播种，我们只能算是打下手。岩脚地的苞谷和油菜，让我挺过多少坎坷岁月，让我稳当当地成家立业，直到我搬家进城。

退耕还林那年，我在岩脚种植了椿椒。20多年过去，岩脚那几棵椿椒已经封山成林，木材能打家具，能做梁柱。每逢回老家过年，我都要去岩脚走走看看，有时带妻子去，有时自个去，不只是去看守林木，主要是，那是我侍弄过的土地，生林木、长庄稼，每去一次，总感念母亲守地的影子在林地里。

母亲在爬地坎，整个身子扑在地上，摆动四肢，一寸一寸伸身子。我双膝一软，扑爬着地，和母亲爬地坎。母亲回头，看我一眼，只顾爬地坎，裂开皱纹的笑容像朵野菊花。

母亲终于爬上那块林地，我扶起她，母亲说：“让我躺会儿。”我陪着母亲躺在地上，妻子好像看下去，不由分说，把母亲扶起来。母亲笑呵呵：“真想躺下去不再起来了。”妻子说：“妈真会说梦话，你要活120岁呢。”母亲说：“看一眼这地坎就知足了，什么活物都会死的，只有土地的生命，不会死。”

妻子说：“啥死不了的，妈又说梦话。”我说：“妈是对的，只有土地不会死。”母亲坐在地坎上，靠着一棵嫩柳，阳光透过树叶，散落在她身上，斑斑点点，母亲像一丛草木。忽然头顶一阵风过，我仰头，原来是林间群鸟飞过，我立地不动，生怕惊动鸟儿的聚群飞翔，我一直仰望鸟群飞过林地，飞向天空，消失在云端。此时，林子倒立天空，仿佛是天空生长出来的，云朵在树梢飘来飘去，鸟鸣鸟飞进云朵不出来。在天空的树梢上，母亲是一只鸟鸣，或是一片云朵。不远的村庄传来爆竹声。大地催生新绿，大年气象吉祥。



沁园春·丙午春节

李刚

轻挽云岚，慢转更漏，闲数梅花。正椒盘呈瑞，桃符纳新；独袖春梦，人滞天涯。九域同春，千门结彩，一夜东风醒物华。凝眸处，看巷陌依旧，淡雾流霞。

爆竹声里，围炉夜话，笑语斟茶。任斗转星移，岁催鬓霜。世经荣衰，不改清嘉。禹甸根深，唐音泽远，总向玄泥育瑞芽。升平乐，喜人间烟火，聚念成家。



新春有戏

黔顺峰

时序刚进入腊月，暖和的太阳照耀着册亨县巧马镇板坝村的山山水水，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推豆腐、打糍粑、煮甜酒，飘荡着浓浓年味。

布依戏保和戏班的班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布依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韦忠江，却无暇顾及筹办年货，走东家、串西家，看着外出务工群里表演布依戏的村民回来没有，准备召集他们排练、表演布依戏给乡亲们观看，既要富大家的钱袋子，也要富脑瓜子，不能成天无所事事，聚在一起打牌喝酒……

布依戏历史悠久，据《布依族简史》载：在清朝乾隆年间，册亨的戏班开始编演布依戏。

布依戏，过去称“土戏”“欢戏”，表演语称“谷艺”。在表演形式上，行当丰富，有“旦旦七生”，布依戏程式严谨，包含独特的手法、眼法、身法、步法。

布依戏的音乐更是别具一格，由唱腔、伴奏曲牌、锣鼓牌子组成，多种曲调如“起落调”“浪哨腔”等各具特色，伴奏乐器多样，如骨胡、葫芦琴、箫筒、竹笛、勒朗、月琴、皮鼓、类、包锣、小马锣、丁锣、钹、钗、钗等。

布依戏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保留了古老的演出习俗，村民们希望借助演出祈求神灵保佑布依山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2006年，布依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布依戏剧目分为传统剧目、移植剧目、现代剧目三类。传统剧目源于布依族民间传说故事和史实事件等，剧目对话唱词均用布依语，民族特色最为浓郁。代表剧目有《罗细杏》《三聘村姑》《转路洞》《穷姑爷》《金猫宝瓢》等。移植剧目来源于汉族古代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唱本以及其他剧种。布依人喜欢这些故事，并用布依“土戏”去再现它们，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已是布依戏重要的组成部分。

布依戏影响深远而广泛，它融合了布依族的说唱艺术、民间歌舞等元素，是布依族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承载着布依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

通过布依戏，可以了解到布依族的生产劳作、爱情婚姻、节庆习俗，以及他们对祖先和自然的敬畏之情。

布依戏在布依族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过年必看布依戏，有守不可吃一顿饭，也不可错过一台戏之说。

有一句戏词唱得好：山寨无戏心慌/人无灵魂无窗/戏台锣鼓响山魂醒/古调声绕山梁/戏如窗户通天/心若明灯可归乡。

各村戏班，过年喜欢演出布依戏打擂台，展示戏班的实力，有一段唱词唱道：脚踏云彩步步高/万朵彩云飘下来/一台老戏千重意/藏龙卧虎布依寨。

布依戏演出有独特习俗，戏班一般32至36人组成，取其双数，意在“双喜”。在过年期间，要从正月初三，演到正月十五，深得男女老幼喜爱。

1984年，布依戏传统剧目《罗细杏》在原文化部于昆明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观摩演出”中，荣获“优秀剧目奖”，并被授予“孔雀杯”奖杯，这是布依戏首次获得全国性的重要奖项，该剧被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并被中国戏剧博物馆收藏。

在众多的戏班里，保持特色浓郁的戏班，首推保和戏班，该班创建于清道光九年（1829），戏班设在册亨县巧马镇板坝村。

20世纪60年代末，册亨的戏班被要求解散，后来才慢慢恢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的农村壮劳力涌进城市务工，布依戏面临谁来演、演给谁看的挑战。

随着各级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各村戏班渐渐恢复。韦忠江作为保和戏班的班主，每年都要带着戏班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巡回演出，大约要演出50场左右。

在韦忠江心里：人生大戏台，戏台小人生，好戏比天大，戏在人心，人在戏在。

还是戏词唱得好：木棉花开红满天/布依谷艺传山间/人心本是大舞台/布依戏要传万年。

经过3天的入户走访，了解到会表演布依戏的村民，都陆陆续续回家过年了。韦忠江他们在过年期间的演出，要展现跃马扬鞭和万马奔腾的活力，祈望新的一年，保持马不停蹄的奋斗精神，把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邱奕 赵怡 版式设计：查雨施